



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。好多树在雨中穿行。它们低着头，打着树冠的伞。

雨水去过一切地方

□鲍尔吉·原野

泥土想起去年的事情

雨点瞄着每株青草落下来，因为风吹的原因，它落在别的草上。别的雨点又落在别的草上。春雨落在什么东西都没生长的、傻傻的土地上，土地开始复苏，想起了去年的事情。雨水排着燕子的队形，以燕子的轻盈钻入大地。这时候，还听不到沙沙的声响，树叶太小，演奏不出沙沙的音乐。春雨是今年第一次下，边下边回忆。有些地方下过了，有些地方还干着。春雨扯动风的透明的帆，把雨水洒到它应该去的一切地方。

春雨继续下起来，无需雷声滚滚，也照样下，春雨不搞这些排场。它下雨便下雨，不来浓云密布那一套，那都是夏天搞的事情。春雨非不能也，而不可为也。打雷谁不会？打雷干吗？春雨静静地、细密地、清凉地、疏落地、晃亮地、飘洒地下着，下着。不大也不小，它们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，看屋里不需要雨水，看到人或坐或卧，过着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日子。春雨的水珠看到屋子里没有水，也没有花朵和青草。

春雨飘落的时候伴随歌声，合唱，小调式乐曲，6/8拍子，类似塔吉克音乐。可惜耳听不到。春雨的歌声低于20赫兹，旋律有如《霍夫曼的故事》里的“船歌”，连贯的旋律拆开重新缝在一起，走两步就有一个起始句。开始，发展下去，终结又可以开始。船歌是拿波里船夫唱的情歌小调，荡漾，节奏一直在荡漾。这些船夫上岸后不会走路了，因为大地不荡漾。春雨早就明白这些，这不算啥。春雨时疾时徐，或快或慢地在空气里荡漾。它并不着急落地。那么早落地干吗？不如按6/8的节奏荡漾。塔吉克人没见过海，但也懂得在歌声里荡漾。6/8不是火腿的节奏，节奏在腰上。欲进又退，忽而转身，说的不是腿，而是腰。腰的动作表现在肩上。如果舞者头戴黑羔皮帽子，上唇留着浓黑带尖的胡子就更好了。

春雨忽然下起来，青草和花都不意外，但人意外。他们慌张奔跑，在屋檐和树下避雨。雨持续下着，直到人们从屋檐和树底下走出。雨很想洗刷这些人，让他们像桃花一样绯红，或像杏花一样明亮。雨打在人的衣服上，渗入纺织物变得沉重，脸色却不像桃花那样鲜艳而单薄。他们的脸上爬满了水珠，这与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的水珠是同伙。水珠温柔地俯在人的脸上，想为他们取暖却到了他们的脸。这些脸啊，比树木更加坚硬。脸上隐藏与泄露着人生的所有消息。雨水摸摸他们的鼻梁，摸摸他们的面颊，他们的眼睛不让摸，眯着。这些人慌乱奔走，像从山顶滚下的石块，奔向四方。

春雨拍打行人的肩头和后背，他们挥动胳膊时

双手抓到了雨。雨最想洗一洗人的眼睛，让他们看一看——桃花开了。一棵接一棵的桃树站立路边，枝桠相接，举起繁密的桃花。桃花在雨水里依然盛开，有一些湿红。有的花瓣落在泥里，如撕碎的信笺。如琴弦一般的青草在桃树下齐齐探出头，像儿童长得很快的头发。你们看到鸟儿多了吗？它们在枝头大叫，让雨下大或立刻停下来。如果行人脚下踩了泥巴应该高兴，这是春天到来的证据。冻土竟然变得泥泞，就像所有的树都打了骨朵。不开花的杨树也打了骨朵。鸟儿满世界大喊的话语你听到了吗？春天，春天，鸟儿天天说这两句话。

雨落入大海之后不再想念陆地

我终于明白，水化为雨是为了投身大海。水有水的愿景，最自由的领地莫过于海。雨落海里，才伸手就有海的千万只手抓住它，一起荡漾。谁说荡漾不是自由？自由正在随波逐流，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雨在海里见到了无边的兄弟姐妹，它们被称为海水，可以绿、可以蓝、可以灰，夜晚变成半透明的琉璃黑。雨落进海里就开始周游世界的旅程，从不担心干涸。

我在泰国南部皮皮岛潜水，才知道海底有比陆地上更美的景物。红色如盆景的珊瑚遍地都是，白珊瑚像不透明的冰糖，绚丽的热带鱼游来游去，一鱼眼神天真，一鱼唇如梦露。它们幼稚地、梦幻地游动，并不问自己往哪里游，就像鸟也不知自己往哪儿飞。

人到了海底却成了怪物，胳膊腿儿太长，没有美丽的鳞片只有裤衩，脑袋戴着泳镜和长鼻子呼吸器。可怜的鱼和贝类以为人就长这德性，这真是误会。我巴不得卸下呼吸器给它们展示嘴脸，但不行，还没修炼到那个份儿上，还得呼吸压缩空气，还没掌握用腮分解水里氧气的要领。海底美啊，比九寨沟和西湖都美。假如我有机会当上一个军阀，就把军阀府邸修在海底，找我办事的人要穿潜水服游过来。海里的细软雪白柔软，海葵像花儿摇摆，连章鱼也把自己开成了一朵花。

上帝造海底之时分外用心，发挥了美术家全部的匠心。石头、草、贝壳和鱼的色彩都那么鲜明，像鹦鹉满天飞。上帝造人为什么留一手，没让人像鸟和鱼那么漂亮？人，无论黄人、黑人、白人，色调都挺闷，除了眼睛和须发，其余的皮肤都是单色，要靠衣服胡乱穿戴，表示自己不单调。海里一片斑斓，看来上帝造海底世界的时候，手边的色彩富裕。

雨水跳进海里游泳，它们没有淹死的恐惧。雨水最怕落在黄土高坡，“啪”，一半蒸发，一半被土吸走，雨就是这么死的，就义。雨在海里见到城墙般的

巨浪，它不知道水还可以造出城墙，转瞬垮塌，变成浪的雕堡、浪的山峰。雨点从浪尖往下看，谷底深不可测，雨冲下去依然是水。浪用怀抱兜着所有的水，摔不死也砸不扁。雨在浪里东奔西走，四海为家。

雨在云里遨游时，往下看海如万顷碧玉，它不知那是海，但不是树也不是土。雨接近了海，感受到透明的风的拨弄。风把雨混和编队，像撒黄豆一样撒进海里。海的脸溅出一层麻子，被风抚平。海鸥在浪尖叼着鱼飞，涛冲到最高，卷起纷乱的白边。俯瞰海，看不清它的图案。大海没有耐心把一张画画完，画一半就抹去另画，象形的图案转为抽象的图案。雨钻进海里，舒服啊。海水清凉，雨抱着鲸鱼的身体潜入海水最深处，鱼群的腹侧如闪闪的刀光，海草头发旋似女巫。往上看，太阳融化了，像蛋黄摊在海的外层，晃晃悠悠。海里不需要视力，不需要躲藏。雨水落大海之后不再想念陆地。

树用每一片叶子承接雨

大雨把石子路面砸得啪啪响。进森林里，这声音变成细密的沙沙声。树用每一片叶子承接雨水，水从叶子流向细枝和粗枝，顺树干淌入地面。地面晃动树根似的溪流，匆匆拐弯、汇合，藏进低洼的草丛。

雷声不那么响亮，树叶吸收了它的咳嗽声，闪电只露半截，另一半被树的身影遮挡。我想起一个警告，说树招引雷击，招雷的往往是孤零零的树，而不是整个森林。对森林里的树来说，雷太少了。

雨下得更大，森林之外的草坪仿佛罩上白雾，雨打树叶的声音却变小，大片的水从树干流下来，水在黑色的树干上闪光。

我站在林地，听雨水一串串落在帽子上。我索性脱下衣服，在树叶滤过的雨水里洗澡，然后洗衣服，拧干穿上。衣服很快又湿了。雨更大的时候，我在衣兜里摸到了水，早知道这样，往兜里放一条小金鱼都好。

后来，树叶们兜不住水，树木间拉起一道白色的雨雾。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。好多树在雨中穿行。它们低着头，打着树冠的伞。

小鸟此时在哪儿呢？每天早晨，我在离森林四五百米的房子里听到鸟儿们发出喧嚣的鸣唱，每只鸟都想用高音压倒其他鸟的鸣唱。它们在雨中噤声了。我想象它们在枝上缩着头，雨顺羽毛流到树枝上，细小的鸟爪变得更鲜。鸟像我一样盼着雨结束，它们不明白下雨有什么用处，像下错了地方。雨让虫子们钻回洞里。

雨一点点小了，树冠间透出光亮，雷声在更远处滚动，地面出现更多的溪流。雨停下的时候，我感觉森林里的树比原来看上去多了，树皮像皮革那么厚重。它们站在水里，水渐渐发亮，映现越发清晰的天光。鸟啼在空气中滑落。过一会儿，有鸟应和，包括粗粒的嘎嘎声。鸟互相传话，说雨停了。

这时候，树的上空是清新的蓝天，天好像比下雨前薄了一些，像脱掉了几件衣服。我本来从铁桥那边跑到林中躲雨，我住的符登堡公爵修的旧王宫已经很近。我改变了主意，穿着这身湿衣服继续往熊湖的方向走，这个湖在森林的深处。

空气多么好，青蛙在水洼间纵跳，腿长的像一把折叠的剪刀。小路上，又爬满橙色的肥虫子，我在国内没见过这么肥的虫子。回头看，身后的路上也爬满了虫子，好像我领着它们去朝圣。

路上陆续出现在林中散步的德国人，他们像我一样，被雨挡在森林里。被雨淋过，他们似乎很高兴，脸上带着幸运的笑容。但他们不管路上的虫子，啪啪走过去，踩死许多虫子。他们从不看脚下，只抬着头朝前走。鸟的鸣唱声越来越大，像歌颂雨下得好或停得好。整个森林变得湿漉漉，我觉得仅仅留在树叶上的水就有几百吨。



被你迷倒的还有那一嗓子走调的京腔
我丑得再不能丑的老伴儿

爱人 我风华绝代
偕满怀浪漫情诗 整日梦想风花雪月
居然走不出
你的一个眼神

便这样吧 生生死死不依不饶
做你的妻
从黑发熬到白头
就快三十年了

便从此 那些海枯石烂的山盟
说不出口
你只说 老伴我们老了
我便热泪盈盈

爱人 老了
点灯 做伴儿
吹灯 说话儿

插图:刘云芳

梨花满

梨花一枝春带雨。这是女性化的梨花极致之美，同时又是男性作家玩味的女子柔弱、幽怨、啼泣之美。

但梨花也可以是刚性的。一树雪白繁花，奢侈、热烈、满不在乎，更有肆意挥霍青春的雄野气度。李长吉歌：丰蒙梨花满，昏昏弄长。

幼年常在姑家戏耍。姑家院中植一梨树，树下拴一大黄狗。梨子初结，是绝不许摘的，我记得我偷望过多次，每次去姑家，都瞅一瞅树上的梨子是否长大一点。大我一点点的表哥懂事多，他悄悄告诉我，尽量不要看，自然也就不想了。

在我快忘记的时候，秋天的一个雨夜，姑父突然说，想吃梨吗？你俩去摘。

我清晰记得当时的兴奋。姑父拿马灯晃着我们，我们上树去摘。梨在湿漉漉黑黢黢的枝间错置、晃动，湿叶擦过脖颈，雨水滴入衣后领，冰凉冰凉。树并不高，我和表哥都是爬树高手，但这株小梨树我们爬了好几次，每人都至少滑跌过一次。

一共只摘了两颗。小小的梨子，握在我们被湿树枝弄得黑乎乎的小手中，在灯下散着诱人的光泽。我甚至能感到自己的心跳。梨子的味道已经全忘了。但多年以后，我仍然不时沉浸在那个摘梨子的过程中。

一棵梨树，下面拴一大狗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这样一个场景，会成为我小小的、却是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。

人何其卑微。这个所谓的理想，我用30年才达到。我终于种了两株梨树，狗窝留在斜斜对着两树的角落。而姑父，已经过世20年了。

树租于胳膊，高过楼房一层，据说是最新品种，帮我搞来如此好树的阿树及其老公，不能理解我的开心。我只是连声说，好，好，好树。阿树说梨分雌雄，难以辨识，必须有雌雄两株授粉方可结果。我答无妨，它们只要开花就好，不，只要它们先肯成活就很好啊。

帮忙拉树的司机师傅阿武，临走时车刚起步又停下，从车窗伸出脑袋来，喊，树开花了，记着发个短信给我啊。

稠李树

“李”谐音“礼”，在中国古代，李树与礼义道德有关，是所谓“李下不正冠”。司马迁又说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
无独有偶，俄罗斯民歌《稠李树在窗外摇晃》中，少女歌唱着自己摇晃的芳心，由欢快而转为对礼的顾虑，最后以悲伤结束：

稠李树就在我窗外摇晃，
风儿把树叶吹散在地上，
河对岸的歌声再也听不到，
连那夜莺再也不歌唱。

这首俄罗斯民歌与《诗经》中的《将仲子》也遥相呼应：

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园，无折我树檀。
岂敢爱之？畏人之多言。
仲可怀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

汉语中的李又是大姓。唐时，突厥和西域一带称李唐王室为“桃花子”，有学者指出，突厥语中的桃花子其实应该是拓跋氏，正好是“桃花子”的谐音，意指李唐王室有鲜卑族血统，拓跋是鲜卑贵族的大姓。

汉语是奇妙的。李唐起兵之前，隋天下流传“十八子，得天下”的谶言。十八子，正是由李字拆字而来。明末，李闯兵盛，“十八子，主神器”的谶言又遍布天下。未知猜忌阴鸷的明帝崇祯，在深宫中是否恼成怒，令人听尽北京城中的李树泄愤？

有李姓朋友告，说院落里种李树不好，他曾砍掉自家院中的一株李树。我是何地风俗讲究，他答是周易中所言。我谢他好意，但不大信这些，只恪守老家的风俗：门前不种桑，屋后不种柳，院外不种鬼拍手。

我的李树是连根土移植而来。我没有将它栽在窗前，而是栽在大门内边上。我喜欢它苍劲有如梅花的裸枝，那枝上密麻麻布满了芽头。门旁铁栅栏下泥土瘠薄，我特意将树洞挖得很深，最后一次跳入树洞捡拾瓦块碎石时，树洞竟抵到我大腿一半了。

入肥，那肥是我在老家忍着恶臭钻鸡窝挖出，又不辞劳苦带回太原的鸡粪——肥足够了的时候忍不住又填一锹。入土，用力又小心地搬树放入，填土，夯实，浇水。汗浸透后背。站着吸一支烟。该离去了，我提电马灯，凑近了仔细看那些美丽的枝条，那一刻，深恨自己不能作画，而且这一世，终是不能画了。

李子是最爱吃的水果之一，当然也

燕子不归春事晚

□玄武

明白，李子不能多吃。至于入水不沉的李子，是不能吃的。曹丕写给吴质的信中说：浮甘瓜于清泉，沉朱李于寒水。

我尤喜李子薄皮内耐嚼的果肉。写到这里，不觉口齿生津。成年后食李，似未觉香过。要么软李，咬开一泡水，不及吃完便想扔掉；要么硬李，无甚味道，只觉出酸。

我亲手所植这李，会不会因我辛苦，表现好些？昨日去看时，李枝骨朵已微绽，竟是紫红色。有远方朋友告诉我，她那里学校的李子树已绽放了。我问，我家那李，骨朵是花呢还是叶？她肯定地说，是花。

那么我家那李，肯定已安居，而且要开花了。写到这里，已是深夜3时。我竟忍不住，想去看一看李树是否开花了呢。

杏花寒

燕子不归春事晚，一汀烟雨杏花寒。那时还不解杏花春雨的凄迷之美，惟有偷杏的快乐。春日里去田野拔草或找野菜，总能遇见杏或桃小小的嫩苗，杏苗薄而圆润的叶片在草丛中显得突兀，很易辨认。蹲下俯身再看，果然是杏苗，像棵草一般，微弱地在人呼出的气息中招摇。

拿镰刀割杏苗周围的土。镰刀并不称手，剃着剃着不耐烦了，抛开来直接用手挖。又不敢挖得太近，恐伤了苗子。土块挖得太大了仍然不行，一掰土块或一拔杏苗，断了。接下来，是一整天的寻找和一整天的沮丧，直到次日或下一日又找到杏苗。

不记得有多少次，小心翼翼地移杏苗栽到院子。它们都未成活。不记得多少次割杏苗时，镰刀一歪，割破手指，血涌出来。赶紧将伤口放在嘴边去吮，或直接抓一把细土按在伤口上。有一回，捧回的杏苗沾满了血，我上午栽上它，下午便见它枯了。母亲说，它是被血给烫死了。

后来终于种活了一棵杏树。在田野里找到它，轻车熟路地挖，一直挖到下面的白根，根部的杏核坚硬的外壳已爆开，杏仁爆开，从两瓣中伸出细发般的根须。它是完整的，没有缺失或断裂。这一回我吸取教训，轻轻将杏核周围的土捏起，把杏根包在里面，双手抱住根将杏苗捧起来。我甚至腾不出手来提草篮子，也不敢狂奔回家，生怕折断了柔嫩的杏苗。那心情何其纠结，一边急着想种下它，一边不能快走，一边担心丢在那里的篮子……

我把它种在厕所旁的院墙边上。秋天的时候，它长过我的膝盖，金黄的叶片在袅袅秋风中快乐地翻飞。

一颗杏果也没吃到。次年，我家宅子卖了，一家人搬到另一个村庄。几年后偶回老家路过老宅，不意抬头，我吃惊地望见了我的杏树。是的，的确是它。它已经很高大了，从院里探到墙外看我，枝条上挂满了杏子。我百感交集。李商隐写杏树：亭亭如欲言。我的杏树，那一刻，你想对我说什么呢？

现在种的两棵杏树，未知什么品种，花是白是红。好友胖子从老家弄它们来，我深为惋惜，未带土团，根和枝都被绞掉不少。胖子说是从果园搞到的，去年已经挂果。但看上去树并不大，我疑心属矮化品种，而我是渴望树长大一些的。

阿柯老公说，拔了吧，重栽一棵。我没吭气，心中坚拒。好歹是两条命。两棵小杏树，你们好好长吧。

忽然春天
惊见爱人白发如星
哦 当年我的所爱
风流倜傥的是你吗

恍惚那年
那日阳光如披
你马兰一样的微笑站在那株丁香树下
从此我的人生浓郁芬芳

一同走吧 清溪漫漫的河床
我是鸚鸟 你是山
畅快飞翔间 你轻轻伸出手掌
我扑腾一世 也没能跳出你的掌心

听 榆树湾布谷声声催春
多少回
我们数过一地土豆后
再数彼此瞳仁里 深情如潭

那样的一地雪原 字字如织
你在雪上写爱
来年的青草地上便织出绿色襁褓



忽然春天

□李翠英

丝丝雨浸润茫茫草原
我听说
那小小的驴槽 是你的摇篮

星星是梦的眼睛
它一眨眼 你就长大
爱人 前南坪上糜子熟透
你手执父亲的放羊鞭
不失农民本色